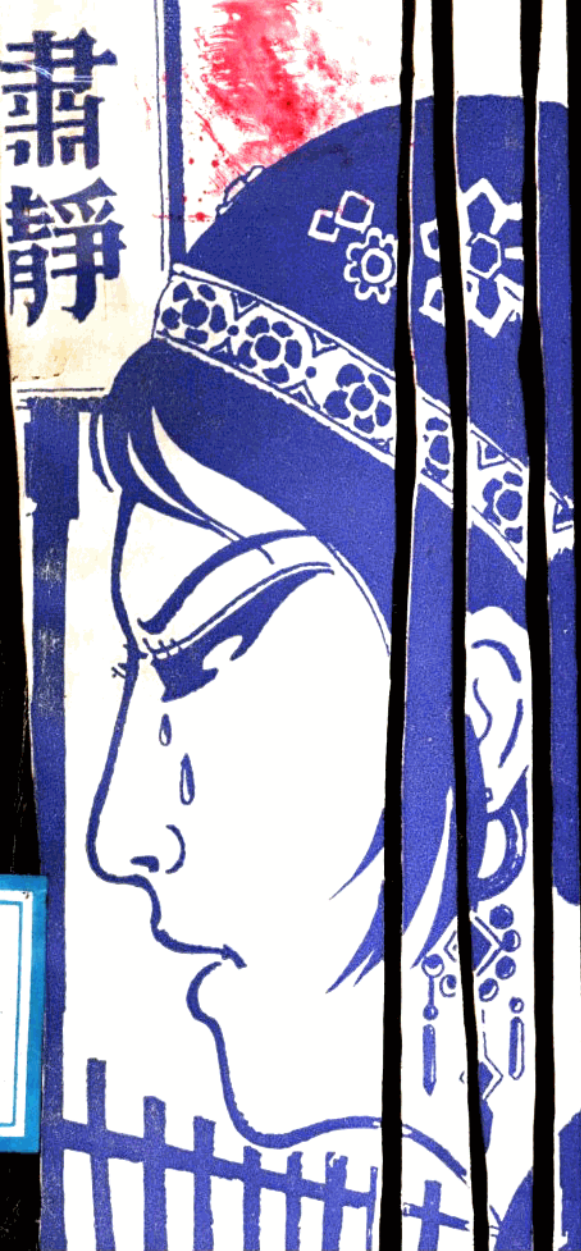


肖联珠 著

苏三泪

肅靜





作家近照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娇玉女欢乐丧生母
大同府庆喜放悲声…………… (1)
- 第 二 回 虚假意骗得府台悦
贪婪心招来玉姐怒…………… (11)
- 第 三 回 周彦亨含忿下九泉
周玉姐忍痛离家门…………… (22)
- 第 四 回 出虎口又入贼狼窝
认干爹反误女儿事…………… (32)
- 第 五 回 北京城人贩发横财
宜春院玉姐遭虐待…………… (42)
- 第 六 回 王尚书罢官返故里
三公子讨债逛京都…………… (51)
- 第 七 回 仙客来喝酒闻琴声
宜春院听曲遇知音…………… (61)

- 第八回** 痴心情侶相依为命
丧魂家人弃主而奔…………… (70)
- 第九回** 玉姐苦言立志勤奋
鸩儿巧语骗财坑人…………… (78)
- 第十回** 为生存玉姐受毒打
图害命鸩儿施诡计…………… (87)
- 第十一回** 京都外三姑娘受骗
池塘内三公子遭辱…………… (96)
- 第十二回** 幸遇酒保欲现光明
却逢二嫂又展愁容…………… (105)
- 第十三回** 公子愤破庙里自尽
李二忧雷雨中救生…………… (114)
- 第十四回** 热心酒保能言善辩
聪慧玉姐将计就计…………… (123)
- 第十五回** 乔装打扮公子经商
钱迷心窍鸩儿受骗…………… (132)
- 第十六回** 欲发财尽做黄粱梦
图报复一展舒心事…………… (141)

- 第十七回** 失财丧宝恨不当初
丢人现眼悔之太晚…………… (150)
- 第十八回** 唇舌斗周玉姐扬眉
街巷战一称金丢脸…………… (159)
- 第十九回** 自家门认亲步步艰
王家宅留子事事难…………… (169)
- 第二十回** 两姑爷巧议王家事
三公子苦读发愤书…………… (179)
- 第二十一回** 夜进香玉姐祝良缘
暗盯梢沈洪乱谋算…………… (188)
- 第二十二回** 设圈套沈洪造谣言
辨真伪玉姐遭抢掠…………… (197)
- 第二十三回** 进京城主仆闻恶讯
砸妓院景隆气冲天…………… (206)
- 第二十四回** 沈宅内院藏污纳垢
奸妇密室鼠窃狗盗…………… (215)
- 第二十五回** 毒亲夫皮氏投砒霜
受冤枉玉姐进牢房…………… (224)

- 第廿六回** 公堂贪官酷刑逼供
大狱牢头热心安抚…………… (233)
- 第廿七回** 王定奋力奔波诉冤
公子焦急微服私访…………… (243)
- 第廿八回** 洪洞行公子探真情
大街上王定认旧主…………… (253)
- 第廿九回** 刘推官日夜理积案
冤死囚寒冬待新春…………… (263)
- 第三十回** 化冰雪赤诚做情侣
传古今佳话谕后人…………… (273)

第一回 娇玉女欢乐丧生母 大同府庆喜放悲声

明朝弘治年间，河南、山东、山陕、湖广一带，虽无兵荒马乱，却是旱涝灾祸此起彼伏，连年不断。但由于孝宗皇帝尚能恭俭有制，勤政爱民，减免租税，开仓救灾，众百姓固然贫苦，还可男耕女织，聊以度日。

话说位于山西境内的大同府，有一任知府大人名叫周彦亨。这位府台居官清正，廉洁奉公，娶妻谭淑贞，乃广平府书香名媛，其琴棋书画，无所不精。怎奈夫妻结发多年却是未曾生育，实在是一件难言难语的遗憾之事。

可是，风雨变化难估，祸福降临莫测。这一年，周夫人突然身怀有孕，就在当年初冬生下一女。周门出了这样大的喜事，犹如枯木逢春发新芽，荒野沙丘涌新泉。不仅乐坏了府台周大人，就连大同府内宅外院上上下下的佣人杂役们都忙作一团。霎时之间，城里城外，一传十、十传百，也都成了街谈巷议的佳话。

就在周府千金小姐满月这一天，恰逢喜降瑞雪，前来贺喜的人仍是络绎不绝。骑马的、坐轿的、挑担的、推车的、沾亲带故的，就连几千里之外广平府的姥姥家也派人日夜兼程赶来祝贺。大同府府宅内外，装饰一新，红毡漫地，璎珞珠

缕，门里门外高搭喜棚，真可说是张灯结彩，人声鼎沸，鞭炮齐鸣。酒席宴上更是酬宾谢客，喧闹非凡，一时忙坏了当了父亲的周彦亨。

“哎呀，李老大人，您老偌大年纪，竟也踏雪而来，真叫卑职惶恐不安。”

“哪里，哪里，周大人贵府生烟，喜得千金，我等怎能不贺。”

这位答话老者七十有余，眼老昏花，白发花须，他曾在京都任过兵部侍郎，现已告老还乡，乃是大同地面上人人敬畏的人物。

“是啊，周大人朝思夜盼，上天有眼，喜降千金，真乃洪福不浅哪。”众位官员随着李大人的话音齐声附和着。

“大家同喜，大家同喜。只是今日雪大风寒，多让大家受累了。”

“瑞雪兆丰年，国泰民也安。周大人政德辉煌，今日贵府千金满月恰逢瑞雪之兆，日后定会前程似锦哪！来，来，老朽提议各位同为周大人和令爱的前程共饮一杯。”

“托福、托福，敬请各位大人、列位乡亲开怀畅饮。”

周彦亨今天不仅为女儿的满月得意，更为上上下下来了这么多官员、乡亲为女儿祝贺感到兴奋。高兴之际，他几乎忘了自己是府台老爷，竟然走到偏宅旁院同家丁、衙役们举杯痛饮。这时，总管匆匆赶来提醒于他，说大庭上好多宾客想一睹千金的玉颜，现在应该请夫人、小姐出堂，以不失众人所望。

“对、对，传我的话，快请夫人抱小姐出堂，见过众位宾客。”周府台高兴至极，经家人提示，他才知道乱了分

寸，说着他也匆匆忙忙赶回大庭。

家人传出周府台的吩咐后，只见雍容华贵的周夫人在众丫环的簇拥下，缓步来到客厅。周夫人谭淑贞虽然年过三十，又是刚坐过月子，但不失俊俏之风雅，只见她身穿绣花红锦长袖衣，微笑的脸上，薄施脂粉，头挽高髻，鬓贴花序，两耳各戴一枝金光闪闪的翡翠步摆，双手捧抱锦被细裹的千金小姐，秀眉凤眼，炯炯出神。众人开始只注意到周夫人的风姿神采，当仔细一看小姐，便更是一片惊讶赞绝之声。

“哎呀，如此眉清目秀的千金，真乃闺中之首啊！”

“嘿，我看这位小姐天姿国色，日后必然攀龙附凤，富贵无量啊！”

“是啊，是啊，这真是周大人、周夫人的福祿无穷啊！”在场的众人齐声附和着，这时不知在坐的哪位突然问道：“周大人，不知千金取何芳名呢？”

周彦亨一捻胡须，满脸堆笑：“哈哈，这几日喜降瑞雪，四野一片玉树银花，故而取名玉姐。”

“什么？玉——姐。嗯，妙哉！妙哉！玉洁冰清，高尚纯雅，起得好，起得好！”那位李大人虽然眼老昏花，却可很快悟出这其中的奥妙，连连点头不已。

“实乃高雅，实乃高雅，妙哉，妙哉！”在场的众人有懂的，也有不懂的，他们见李大人翘着大拇指，连连说好，又是一番夸口。

这个众人夸赞、异口称道的周玉姐就是本书所讲的苏三，艺名玉堂春，不过，苏三、玉堂春那是她后来的名字，现在还得先从这个出身官宦之家的周玉姐的少年遭遇谈起。

周玉姐生得漂亮，自幼聪明伶俐，读诗经、学抚琴、习针工、描龙凤，读书过目不忘，通音律能与百鸟和鸣，周家夫妇更把她捧若掌上明珠。

日月如梭，光阴荏苒，转眼玉姐已经六岁多了。这年初夏的一天，风和日丽，鸟语花香，周夫人正在花园里指点着玉姐练习弹琴，刚从衙门回府的周彦亨也正好打这儿走过，远远的就被那悦耳动听的琴声吸引住了。他连连夸口：“好，弹得好，我儿的琴艺近来可大有长进哪。”说着走到花园里来。

玉姐看到父亲回来，马上放下琵琶扑向爹爹，撒娇地说：“儿的琴艺比起母亲来还差得远哪，爹爹，你请母亲弹上一曲吧，那才好听呢。”

周彦亨搂着玉姐笑了，他抚摸着女儿，望着夫人欣喜异常。夫人的琴艺技巧他是深知深晓的。过去，夫人经常为他抚琴弹唱，为他消忧解愁，为他的进取日夜操劳，同他相濡以沫，朝夕共处，他从心底里是多么感激夫人哪。而今，夫人不仅为他生得千金，并且潜心教诲，眼看玉姐也要懂事了，还能识别音律的好坏，真是难得啊。他由衷地感到一种美好的天伦之乐，周身激发着暖流。周彦亨赞赏地向夫人说：“那就请夫人弹上一曲，我和玉儿洗耳恭听，也好让我们领略夫人音律之精华。”

夫人谭淑贞嫁到周家，多年跟随丈夫周彦亨夫唱妻和，贤惠善良，操持内宅，只是那些年未能生育，惶恐不安，而今，生得一女，怎能不倾心相爱、痴情以待呢。刚才，她听官人的夸奖，心中更是欣慰。但这些日子，她觉得又有身孕了，一时难于启齿，便不好意思地说道：“玉儿，休要听你

爹爹取笑为娘，还是请你爹爹弹吧。”

“不，就请母亲弹，母亲弹。”玉姐说着又跑过去给母亲递过琵琶。

“对，对，就请夫人弹奏一曲。”

周夫人在丈夫和女儿的催促下，只好接过琵琶，拨响了琴弦。她弹的是《阳关三叠》，这是根据唐代诗人王维《送元二使安西》诗谱写的一首琴歌。周夫人兴奋之际，竟唱起来：“渭城朝雨浥轻尘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”由于这首诗是为送友人去关外服役而作，具有无限的关怀、留恋诚挚之情，现在又经周夫人娴熟的弹唱，更是弦外生辉，袅袅余音情真意切。周夫人深沉悦耳的歌声，伴之纯朴而激昂的琴声，时而悠扬激愤，时而柔弱清脆，犹如清泉长流水，真把个小玉姐和周彦亨听迷了。可是，周夫人突然身体一倾，琴声断了，歌声止了，周彦亨赶忙去扶住夫人，接过琵琶，关切地询问，小玉姐也懂事似的搀扶住母亲。

“夫人，你这是——”

“哦，我有些头晕，不妨事的。”周夫人虽然说没事，但眼前一片昏乱，还是有些支撑不住。

“爹爹，母亲最近经常头晕恶心，敢不是得了什么病？”

“我看夫人身体也有些反常，待我即刻派人去请郎中，来给夫人治病。”

“不，不，官人不必去请郎中，这也不算啥病，我休息片刻就会好的。”

正当周彦亨他们三人为请郎中一事商量之际，却见丫环

春兰领着一个衣着整齐、精悍洒脱的中年妇人走进花园，那个妇女步态敏捷，满面含笑，手里还拎着个绢帕小包。春兰赶走了两步，先来禀告：“老爷，夫人，原妈妈来给夫人送杏儿来了。”

周彦亨正在为夫人的疾病着急，哪有心事搭理这些，忙说：“让她放下，改日再谢。”意思是夫人不见，我也没空儿。可谁知周夫人却高兴地说：“快请，快请。”其实，这些话原氏站在远处早已听见，她听见有请二字，便赶快走到老爷、夫人跟前。

“小人拜见老爷、夫人。”

“免礼，免礼，春兰快给原妈妈看座。”

站在一旁的周玉姐也不认识这位原氏，她对来人上下打量，只见她三十多岁，中等身材，上身穿件淡青色的绣花衫，下身系着一条麻布套裙，这女人脸面不算秀气，却生得倒也白净。由于始终站在那里微笑，倒显得颧骨很高，眼睛很小。玉姐好奇地插嘴问道：“原妈妈，我怎么不认识你呀？”

“小姐，我叫原秀英，弟弟原溪才就在老爷府内签押房里供事。今天小人在街上遇到春兰姑娘，知道夫人想吃酸杏，正巧我家院中有几株杏树，小人便挑些大个儿的摘下几个拿来孝敬夫人。”原氏说着打开手中的小包，把一堆红艳艳的杏儿放在了石桌上。

小玉姐一见到大红杏，立时高兴起来，却不知真正高兴的还是周夫人，她说：“难为原妈妈想得周到，玉儿、春兰，快领原妈妈回房去，拿些银两酬谢，另外，告诉厨房，今天我要留原妈妈在府上吃饭。”

“夫人你太客气了，小人那敢……”原秀英本想着乘机

进府来讨个喜欢，拉个近乎，没想到周夫人竟是把她待如宾客。一时之间，真感到受宠若惊，呆如木鸡。

“走吧，原妈妈，夫人今天是高兴，原妈妈你可一定要留下。”春兰是深知夫人的意思的，她见原秀英愣着，便上去招呼她。

“好吧，那我可就谢谢老爷、夫人盛情了。”

春兰拉着玉姐、原妈妈走了。周彦亨望着红杏，再看看夫人，先是吃惊，随后他恍然明白过来，原来夫人是身怀有孕了。他没等玉儿她们走远，便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，兴冲冲地握住夫人的手说道：“哈哈，夫人总算又有喜了，真是老天爷有眼，给我周家添福。”

“看把你欢喜的，还不知是男是女呢？”夫人羞臊地答道。

“哎，自然是个儿子了。待我想一想，等我儿生下来取个什么名字，哦，对了，就叫金童。玉姐、金童、金童、玉姐……”

且说到了第二年初春，周夫人果然生下一个男孩来，全家人更是欣喜若狂。可谁料想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一场横祸竟落到周家院内。周夫人虽然生了一个金童，却由于难产中了产后风，四天头上便高烧不止，昏迷不醒。周彦亨急得没法，四处求医，多方求药，但由于发病急猛，终不济事。周夫人临终之前，她要老爷好好照管玉儿、金童，并要玉姐在爹爹身旁多多行孝，说着说着便离开了人世。

周家刚来了喜，却要接着办丧事，周府上下，一片悲哀。周彦亨哭的是中年丧妻，周玉姐哭的是幼年丧母，小金

童哭的则是饥腹无奶，一家人顿时悲痛欲绝。

常言道：东坡上下雨西山上晴，有红有素两分明。不料，就在周府上下一片悲哀声中却有人想乘人之危，暗地里巧打算盘，这就是大同府签押房里的原溪才和他的姐姐原秀英。

原溪才在大同府里听说周夫人故去的消息，起初也很悲痛，这是因为周彦亨平日里对待衙役们体贴关怀，遇到这事但凡有点良心之人谁不痛心。可后来，原溪才看到周府这般家业，想到自己的姐姐原秀英年纪轻轻就守了寡，便鬼迷心窍，起了邪念。他赶快跑回家去向姐姐诉说衷情，想让姐姐乘此机会到周府，帮衬周大人抚育小姐、公子，以便讨得老爷的喜欢。原秀英听说让她到周府去当老妈子，很是生气，说道：“姐姐我守寡着实命苦，可我也带了不少家产回来，眼下还没有吃到弟弟你的名下，你这不是借口往外撵我吗？”

原溪才说：“唉呀，我的好姐姐哩，常言道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姐姐你自幼精明强干，怎么遇到这事还掂量不过来。弟弟我是抬举你，怎敢往外撵你，只要姐姐你到了周府，就凭你这般人品，若是讨得老爷小姐、公子的喜欢，周大人年纪不算大，反正将来总要续弦的，说不定日后姐姐就是周府那个后继的府台夫人哪！”

“唉哟，天哪！姐姐我哪有那般造化。”原秀英真是想也不敢想，但心里却不停地泛痒痒，然而又觉得这事简直有些太唐突了。

原溪才听出原秀英的口气开始松动，就紧接着又劝，“姐姐，你可不能太死心眼了，谁知道自己一辈子有什么福祸

呢？就说周夫人吧，千金玉体贵夫人，可她福大命不强，有福也不能受用。我看姐姐你是生来命就强的人，那周家的祖业说不定就要靠你来掌管了，我说姐姐呀，千错万错，你可不敢错过了这次好机会啊！你要赶快拿个主意，这样的便宜咱可不能让别人占了去。”

原秀英经原溪才这么一说一劝，也开始动心。其实，原秀英在家里坐着也听说了周府的不幸，正在思索这些事情呢，只不过她想的乃是周家偌大一个家业，将来不一定续到哪个有福的女人头上，可没敢往自己这样身份的人上想。听了弟弟这番道理，虽然心里也明白，这不等于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？然而，女人那种贪婪的欲望，促使她也生了跃跃欲试的心情。她见弟弟已经把话说得这么明白，这么透彻，便不再掩饰，忙说：“哟，这也是弟弟的一片好意嘛，姐姐听你的，你说咋办就咋办。”

“走，事不宜迟。姐姐，你赶快打扮一下，咱们现在就去周府。”

一棵树，两枝叉，咱们再说周府。周夫人去世这几天来，大人哭、小孩闹，把个府台大人周彦亨折腾得茶不思、饭不想，对眼前的事情一筹莫展。就在这时，丫环春兰领着原溪才和原秀英来见周彦亨，当周彦亨听完来意后，真是喜出望外，倍感亲热。当即用赏银谢了原溪才，并吩咐家人收拾好后堂的西厢房，留原氏住在府中。

其实，周彦亨对原秀英的家世，人品并不了解。常言说，人遇急事心无主。眼下，周家碰上了这桩塌天大祸，叫谁也是六神无主啊。周彦亨对原秀英的突然到来只是一片感激之情，他哪能想到来者还会另有它谋呢。

原氏到了周府，对她来说，犹如步入天堂。整日是不用下厨房，不用到河边洗衣裳，更不用到街里买米买菜。说是照料玉姐、金童，其实，玉姐大了，而且聪明伶俐，整天在书房读书，还有先生指教；至于照料金童，其实，金童每天在奶妈怀中，无忧无虑。她更多的表现机会倒是等老爷退堂或者是玉姐读书回来问寒问暖，以讨得老爷和小姐的喜欢。

周彦亨一家由喜到丧，由乐到愁，现在总算平静下来。然而，他们哪知道，周府上空顶着一块乌云，周府院内种下一棵荆棘，那风雨和恶果就要来临。

第二回 虚假意骗得府台悦 贪婪心招来玉姐怒

周彦亨丧妻之后，虽然还有前呼后拥的家人、衙役服侍，还有自己亲生的骨肉玉姐、金童伴在身边，但是，没有妻子的爱抚、体贴和温热，毕竟是孤寡得很。而且，每当他想起夫人谭氏与他相亲相爱的旧情往事，更是一番难以割断的痛苦。

不懂事的小金童总算有人照料了，聪明的小玉姐心里也踏实了许多。但是，自从她失去了母亲，玉姐自己却变了，水灵灵的眸子失去了以往的光泽，红喷喷的脸蛋蒙上了一层灰色的纱幕。她常常依着花园的葡萄架，失神地凝视着远方，并且自言自语地呼唤着母亲：“母亲啊，你在遥远的天国，可曾知道孩儿是多么思念你。母亲啊，你在世时，这葡萄架下的琴声是多么好听，那琴声引来了各种各样的鸟儿，多么美妙，多么迷人，多么惬意啊！如今，这一切都哪里去了？往日温暖和谐的家，已经变得冷冷清清，天哪，没有母亲的家，算个什么家呀！……”

“小姐，请喝茶。”原氏凭她那机灵狡黠的眼力早就注意到这一切，只要玉姐站在这儿一发呆，她总是千方百计地去讨好小姐，并想以慈母般的口吻关怀体贴这位在周家能有